

人与自然

诗路放歌

读一场雪

田辰

倚窗而立。请静静地聆听
这天地间无声的喧嚣
雪落在神州大地上
落在我的心上
当人与冬偶遇
唯有雪为我注入蜜糖

此时此刻
天地人同时屏住呼吸
只为饕餮这场雪花的独舞

二
纷纷扬扬的雪花
列队穿过夜的隧道
把大地上一团团的黑暗
切割,分解,感化

它像亿万个投胎的小月亮
荡净人世间每一片阴霾
变成一首诗,一本童话
留给童心不足的人
慢慢补养

三
这个世间不可无雪
就像鱼的眼里
不能没有彩虹
鸟儿的舞台上
不能没有歌声
放牧爱情的人手里
不能没有鞭影

四
没有雪的时节
我愿做一朵雪花
用六棱的旋转
点亮世人的眼神

即使融入大地、销声匿迹
待到来年冬天,你们
仍会从纷纷扬扬的
亿万琼花中
找到那个重生而纯洁的我……

五
如果你冷,你的心已结冰
你不妨捧一朵雪花取暖
雪花
是上苍寄给人间的春笺
里面裹着千百层的棉

假如你取一朵雪花簪在头上
天使便会从你发间走下来
牵着你的手,一同款步迎春

遥望夜海(外二首)

李鸿雁

落日开始西沉
那条披着夕光的河流
向夜的深处走来
路过我时,它缓缓送来
一路的孤独,疲惫与忧伤
我伸着手接,舍不得拒绝
就如,我从没拒绝过冬天
以及冬天里的你
最后一只归巢的鸟儿
翅膀掠过屋顶
点着烛的西窗,灯光有些摇曳
那些临窗的人们
影子在夜色里昏黄而又温暖
他们遥望夜海
遥望星辰和星空下的赶路人

梦回村庄

从遥远的,荒野的尽头
吹来第一阵寒风
村庄,便开始瘦削
河滩上的芭茅
掉光叶子的杨树林
紧跟着是苍耳,白茅草
它们用羸弱的身子
把萧瑟隔断在村后

仿佛梦中又回到了那个夜晚
我在空荡荡的田野上
与阡陌,星光一再交错
却找不到归途和家国
而故乡唤醒一村沉睡的亲人
在野火的灰烬中奔走
他们一步一步更近
日复一日替我阻挡着
荒凉对儿时记忆的入侵

故乡的井

它是故乡
哈着热气的嘴巴
这么多年了
仍在梦中用方言
喊我羞于见人的乳名
一声接着一声
再大的雪
都无法让其封口
也无法对它喊停

向蚂蚁学习团队精神

王兆贵

前些日子,我家厨房窗台上不知何时来了一群不速之客。起初只有两三只,在白色瓷砖背景下,像几个移动着的极小墨点,逡巡着,试探着。过了几天,那墨点竟连成了一条纤细的黑线,从窗棂的缝隙里蜿蜒而出,横跨半个窗台,消失在橱柜的阴影里。这条线上的每个黑点都朝着同一个方向,秩序井然,没一个掉队的,也没有一个横冲直撞的。它们那样忙碌,那样专注,仿佛在执行一项关乎种族存亡的秘密计划,而我的窗台不过是它们征程中一段微不足道的路途。

我不说你们也能猜得到,他们就是不起眼的蚂蚁。

这景象让我忽然觉得,办公室里贴的那些励志标语、开的那些冗长会议、精心搭建的所谓“团队”,在这条无声流淌的黑线面前,竟有几分可笑。我们宣讲的“协作”“奉献”“大局观”,这些蚂蚁似乎生来就懂,而且执行得如此彻底,不打折扣。

后来看了《昆虫记》才知道,窗台上熙熙攘攘的几乎全是工蚁,是蚂蚁王国的劳动阶层,它们毕生的使命就是工作再工作。在它们身后不见天日的巢穴深处,还有别的角色:体型最为庞大、专司产卵、堪称王国心脏的蚁后;在特定时节出现,唯一使命是与蚁后交配后便悄然死去的雄蚁;那些头大体壮、头部发达、专职保卫巢穴或参与攻坚任务的是兵蚁。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到刻入基因的群体,竟能运转得这般行云流水,实在令人称奇。

瞧那只从橱柜方向回来的蚂蚁,它步履轻快。可一遇到迎面而来的同伴,总要停下来,用触角亲密而又迅速地碰触几下。我猜,那大概不是在寒暄“吃了吗”,而是在交换情报:“前方不远处有糖粒一枚,速去!”“明白!”没有会议纪要,没有进度报表,信息就在这触碰的瞬间完成了精准传递。让我哑然失笑的是,偶尔会有一只蚂蚁,走着走着,似乎偏离了主干道,朝着另一个方向探索而去。但它绝不会走远,兜个圈子,很快又会回到那条流动的线上。它像个侦察兵,那短暂的游离,或许正是团队信息网络的一部分,是为了确保路线的安全与最优。这种基于实时信息与群体反馈的动态分工,流畅得像一首和谐无比的赋格曲。

再看那些负重前行的蚂蚁。从橱柜方向过来的,许多都扛着比自己身体还大的白晶晶的饭粒碎屑,或者一点黄褐色的面包渣。它们走得显然更慢,步伐却稳健。遇到瓷砖接缝处小小的“沟壑”,它们会稍作停顿,调整一下姿势,有时旁边的空手蚂蚁还会过来,用触角顶一顶,帮上一把,然后各自继续前行。没有欢呼,没有鼓励的口号,帮助与受助都那么自然而然,仿佛天经地义。因为目标一致——将食物运回巢穴,供养女王,滋养幼虫,延续整个社群的生机。个体此刻的辛劳,直接维系着集体的未来。

联想到某些集团公司,划定职责时像在雕刻象牙,生怕多了一刀,模糊了边界。他们常常把“团队利益”挂在嘴边,却时时捂着自己的“利益口袋”。我们赞美“奉献”,但那只限于被表彰的显式奉献;对于那种日复一日默默无声的像工蚁运粮般的负重,我们往往视而不见,甚至认为理所当然。

太阳渐渐西斜,窗台上的光线变得柔和。

那条黑色的细流,依然不知疲倦地流淌着。我忽然想,驱动着这微小身躯进发出如此惊人能量的,究竟是什么?是基因编码的本能吗?或许。但我更愿意赋予它一点诗性的揣想:那是一种植于血脉中的对“更大存在”的认同与归属。每一只工蚁,从它孵化出那一刻起,它的身体结构、生理机能,就已经成为它所属的“阶层”大致划定。它生来就是为了履行特定职能,维系那个由蚁后、雄蚁、兵蚁、其他工蚁以及未来后代组成的整体社群。它不是为自己活着,也不是为某个威严的女王活着,而是为“我们”这个整体活着。它的劳作、它的探索,甚至它的死亡,都是这个宏大叙事中的一环。而它在这个宏大叙事中扮演什么角色——是攻坚者,搬运工,还是巡逻员——似乎并不由某个中心意志指定,而是在与同伴、与环境的实时互动中自然浮现,并被整个群体所接纳和支持。这种基于集体生存的归属感与动态角色感,带来了不可思议的安全感与方向感,也催生了无需外部监督的极致协作。

当然,我绝非要将蚂蚁的社会生搬硬套到人类社会。它们的团队是基于本能的,甚至带有某种令人类悚然的“绝对集体主义”色彩。我们学习蚂蚁,绝非是要抹杀个性、取消思考、沦为毫无灵魂的螺丝钉。那将是文明的倒退。我们需要警醒的,或许是在我们不断强化个体理性、计算、权利

的同时,所悄然失却的一些最朴素的团队品质:那种近乎天真的、不计较即时回报的付出;那种面对变故时,心照不宣、立刻依据自身特质进行补位的默契;那种将集体目标真正内化为个人行动,并在动态互动中找到自己位置的、无需提醒的自觉。

蚂蚁的团队精神,像一面清澈而严酷的镜子,照见我们文明铠甲下的某些笨拙与虚弱。它们用最原始的方式,演绎了“团结就是力量”这句古老箴言的极致版本。这力量,不仅源于数量的叠加,更源于那种精细、流畅、富于韧性,且被深刻烙印在生命蓝图中的分工协作机制。这它们能以纤弱之躯,构建地下宫殿,进行远征,应对自然界的无常。我们人类拥有智慧、情感与创造力,我们能构建复杂的社会,探索星辰大海。然而,在如何让一个个独立的、智慧的“我”,超越僵化的边界与算计,融合成一个高效、坚韧、富有生命力,能像蚁群那样依据情境自然分合、灵动协作的“我们”这一课题上,这些在窗台上忙碌了亿万年的小生灵,或许依然保有值得我们谦卑一顾的古老智慧。

天色终于暗了下来。我打开灯,惊扰了那条光带。蚂蚁们的队伍似乎微微一顿,但很快又恢复了秩序。它们或许看不见我这庞然大物,或许看见了也并不在意。在它们的世界里,只有巢穴、路径、需要搬运的食物,以及每个成员在当下最应该去扮演的角色——那是它们与生俱来又在实践中磨砺的宿命。这些微不足道的不速之客,确实为我上了一堂无声而又生动的团队精神课。

知味

大白菜

薛宏新

大白菜,准备过冬。那时候,村里的大街小巷都堆满了大白菜,像是一座座小山,白茫茫的一片。人们或挑或抬,或扛或背,忙得不亦乐乎,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大白菜的储存也是一门学问。人们会把大白菜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一层一层地码好,上面再盖上一些稻草或者塑料布以防冻坏。这样储存的大白菜能一直吃到春节甚至更久。每当看到厨房里那一堆堆大白菜时,河南人就知道冬天来了,家的味道也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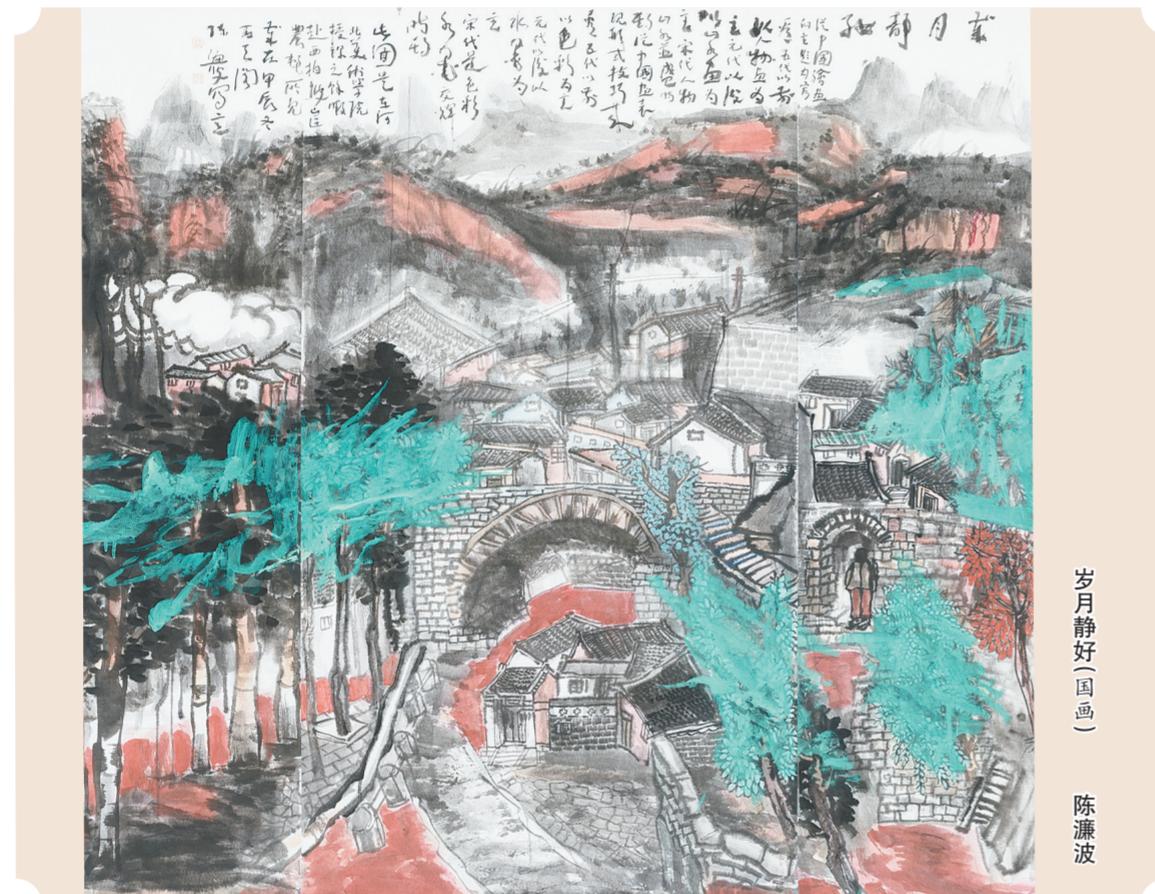
大白菜不仅滋养了河南人的身体,更滋养了河南人的心灵。在河南人看来,大白菜代表着坚韧不拔、乐观向上的品质。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河南人都能像大白菜一样顽强地生长、勇敢地面对。

在河南,大白菜的吃法多种多样,每一种都让人垂涎欲滴。炖大白菜时,把大白菜洗净切段放进锅里,加上一些五花肉或者排骨,再放上一些葱姜蒜,小火慢炖直到大白菜炖得烂熟汤汁浓郁。那味道香而不腻暖身又暖心。

除了炖着吃,大白菜还可以炒着吃、拌着吃、包饺子吃……每一种吃法都能让人感受到大白菜的独特魅力。炒大白菜时加上一些葱末和辣椒大火快炒,出锅前再撒上一些葱花,那味道脆生生的,还带着一股子蒜香和辣味,让人欲罢不能。凉拌大白菜时,把大白菜切成细丝,放上一些蒜末、醋、酱油、香油等调料拌匀,那口感酸甜可口清爽开胃。至于包饺子那就更不用说了,大白菜猪肉馅的饺子,可是河南人逢年过节必吃的美食之一。

大白菜教会了河南人很多道理。它让河南人明白生活并不总是那么美好但只要心怀希望勇敢面对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就像大白菜一样,虽然外表朴素无华但内心却充满了营养和力量。它用自己的方式滋养着大地,滋养着人们,也滋养着生活。

在河南的冬日里,大白菜绽放着属于自己的光芒。它用自己的方式温暖着河南人的心田。就像河南人一样,无论走到哪里,无论经历多少风雨,那份对家乡的热爱和思念,都会像大白菜一样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暮书祭

《逆风的行囊》:一场跨越时空的心灵行旅

向萍

近日,上海作家苏虹推出了最新散文集《逆风的行囊》。书中收录作者十多年来散见于《新民晚报》《文汇报》《新华日报》《新阅读》等报刊的六十余篇散文佳作,以“魂梦故里”“山河刻度”“欧游掠影”“砚边感怀”“生活趣章”五辑为脉络,编织出一幅融汇童年记忆、故土情怀、神州漫游、欧洲行走与文化思考的文学长卷。书名“逆风”二字,既指向地理上从东方到西方的文化凝视,也隐喻对历史的回溯与对现实的反思。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人生最远的旅行,并非抵达某个地理的终点,而是历经跋涉之后,最终走回自己内心深处的那段归途。”

这部散文集最动人之处,或许就在于它勾勒了一个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肖像——扎根传统而面向世界,眷恋故乡而行走四方,在记忆与前瞻之间,寻找属于自己的文化位置与表达方式。《逆风的行囊》继承了中国散文的优秀传统,同时融入了现代人的经验与思考。苏虹的文字既有古典散文的凝练雅致,又不失现代散文的自由灵动;既有学者的理性深度,又有作家的感性温度。

《逆风的行囊》不仅是一部个人的文学记录,更是一面时代的镜子,反射出在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中,一代人的情感结构与精神追求。它提醒我们,无论行路多远,真正的旅程始终是回归内心的过程;无论行囊中装了什么,最珍贵的永远是那些能够照亮心灵的精神火种。

灯下漫笔

书山登攀取乎三境

袁占才

道,古今成大器者,无不经三种境界。第一境: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境: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有人言,一等阅读,贵在“无用之用”,闲来开卷,不为功名利禄,只求愉悦消遣,陶冶性情。这般看似无用的阅读,却如春雨润万物,在悄无声息间涵养了你的气韵、风骨,应了那句“腹有诗书气自华”。二等阅读,多了几分实用之姿,为稻粱谋,带有明显功利色彩,人多如是也。而三等阅读,当属治学之境,在某一领域深耕细作,探微而知著,终能成就斐然。这三重阅读,道尽读书的志趣、方向、目的、功用。

读书讲究心性。有人痴迷读书,手不释卷,却不得要领,食古而不化,一头扎进书堆,却跳不出来,成了书奴。明代鸿儒王阳明,将读书分为“记得、晓得、明得”。在他看来,读书分“三义”,第一义是“记得”,囫囵吞枣,死记硬背,做文字的搬运工,看似乎足了苦功,却把自己读作了书虫。第二义是“晓得”,晓得书中千般道理,却未必能融入生活、生命,如孔乙己,满口的之乎者也,困守在自我的认知里。第三义是最高层“明得”。明明白白,通透心性,谓之“明心见性”,看透本真。书海泛舟,非为囤积知识人前炫耀,而是以书为镜映照自我、修正言行,由“知化”“行”,知行合一。

王国维之治学“三境”,与王阳明之读书“三义”异曲同工,却更见幽微。他拈来三句宋词,将寒窗求索化作诗意跋涉,其中寓意,更契读书的内核,更含文学的雅致。他在其《人间词话》中说

没有“独上高楼”的开阔,难有明晰的方向;没有

“衣带渐宽”的憔悴,难抵希望的彼岸;而回眸的“灯火阑珊”,并非侥幸,而是前两境的馈赠。

反观当下,吾辈多心浮气躁,明白读书紧要,却总托词,说是没空读书。现代学者董遇,为这些找借口的人曾开出一剂“三余”的妙方。有人拜访董,说我想读书,却“苦渴无日啊”。董言:“当以三余。”或问三余之意,乃曰:“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董之意,冬藏岁余,农事少了,夜长灯影,正可与书为友;白天忙碌,夜晚安静,恰好书海游弋;阴雨叩窗,困了出行,正可沉心向学。董之“三余”,要我们珍惜零碎的时光,在日积月累中,慢慢充盈自己。

清代学者张潮,由董之“三余”,又延出夏之“三余”:“晨起者,夜之余;夜坐者,昼之余;午睡者,应酬人事之余。”相较于董的“三余”,张之“三余”,对标一个季节,说的是夏日晨起,头脑清明,抓住这夜的尾巴,恰合与书对话;白日喧嚣,夜阑人寂,捧卷细读,灯火可亲;午后小憩,送走客人,暂别烦冗,枕着席子,亦可闭目自省,回味书中的真知灼见。

张潮的“三余”,关乎治学也好,关乎生活也罢,于时光的褶皱中,拾得几分雅趣。而宋代的欧阳修,为治学开出的“三上”秘方,更具实用价值。欧公曰:“余平生所作文章,乃马上、枕上、厕上也。”怪不得他能成为大家。集腋成裘,他的秘诀,是充分利用碎片化的时间。今人鲜再骑马,但安坐车中,躺在床上,蹲在厕间,这些瞬间,稍纵即逝,收拢了来,确也不失为读书良机。嗜学者若能一生践行,大有裨益。我订阅的报刊,大多就是在枕上、厕上读完的,尤其副刊上的好文,正好用厕间的三五分钟,读完一两篇,常常是读得神清气爽,不闻臭味,倒把如厕变成了一种享受。可惜今人多把这三个时间段用在了看微信、刷抖音上。

欧公还提出“为文要‘三多’:看多,证多,商量多也。”

我平生之爱,唯书耳。虽不曾读出黄金万两、美人相伴,却也深知“读书好”,由之养成了“好读书”的习惯。早年书荒,没钱买书就借,好书赖书,一混枣地读,如今书盈,明白要读就“读好书”。好书,可作导师,可作诤友,可为知己,终身受益。然我年轻时,哪明白个中道理呀,待醒悟了,为时已晚:脑子就这一个,记忆如许,精力有限,这世间的好好书,终究是读不完的。然热爱读书毕竟不是坏事,常常开卷,必有收益;渐入佳境,尽揽书中风韵。

治学有三重,书香致远;光阴有三余,可蕴文心。书山之高,永无止境;学海畅游,取乎三境,却要得法。